

◎ 品析高鹗续书附症之秘

品红

品红三味（下册）

《红楼梦》后四十回释要

蒋传康 ◇ 著

古吴轩出版社

品析高鹗续书附疽之秘

品 红 三 味

（下册）

《红楼梦》后四十回释要

蒋传康 著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品红三味. 下册, 《红楼梦》后四十回释要 / 蒋传康著. —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80733-706-5

I. ①品… II. ①蒋…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93636号

责任编辑: 唐伟明

装帧设计: 唐 朝

责任校对: 张 蕾

责任照排: 韩雅萍

书 名: 品红三味

著 者: 蒋传康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Http://www.guwuxuancbs.com

电话: 0512-65233679

邮编: 215006

E-mail: gwxcbs@126.com

传真: 0512-65220750

印 刷: 苏州日报印刷中心

开 本: 787 × 1092 1 / 20

印 张: 11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33-706-5

定 价: 85.00元 (上、下)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0512-65640827

名人箴言

张爱玲《红楼梦魔》：

……后四十回乌烟瘴气，读者看下去不过是想看诸人结局，对这些旁枝情节既不感兴趣又毫无印象，甚至于故事未完或颠倒，驴头不对马嘴，都没有注意。这是后四十回又一特征，在我国旧小说或任何小说里都罕见。

……《红楼梦》未完还不要紧，坏在狗尾续貂成了附骨之疽。

吴世昌《从高鹗生平论其作品思想》：

高氏在续书中硬要宝玉“中第七名举人”（第一百十九回），这是大家知道的，也是续书常受批评的焦点。但宝玉中举，也非突然而来，要把一个平日痛骂八股、举业的青年改造为愿意去应考，在故事中需要长期的、令人信服的转变。也要删去在曹氏原书中与此矛盾的部分，而且还得把“素来不讲这些混账话”的林妹妹也变为琼闺绣阁中的“禄蠹”之流，才有可能。对于这些工作，高鹗都作了精心安排。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

……读者试看，他写些什么？我们只有用原书的话“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来批评他。这类弄鬼装妖的空气，布满于四十回中间，令人不能卒读。

……古人说得好，“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我们读高本四十回，也真可以想见高氏的为人了。他所信仰的，归纳起来有这样三点：（1）功名富贵的偶像，所以写“中举人”、“复世职”、“发还家产”、“嗣后昌盛”。（2）神鬼仙佛的偶像，所以四十回中布满了这些妖气。（3）名教的偶像，所以宝玉临行时必须哭拜王夫人，既出家后，必在雪地中拜贾政。况且他在序言上批评《红楼梦》，不说什么别的，只因“尚不谬于名教”，所以“欣然拜诺”。啊！我们知道了！高鹗所欣赏的，只是不谬于名教的《红楼梦》！

周汝昌《红楼小讲》：

后四十回伪文，大致有四条主线：一是宝玉“悔改”前情，专心读书上进了。二是凤姐设计，宝玉、宝钗成亲；黛玉知宝玉负义，怨恨而死。三是贾府虽因事

获罪抄家，终又复职还产，重新兴旺。四是结局宝玉生子贾桂，与其堂兄贾兰“兰桂齐芳”；宝玉本人也中了“乡魁”，成了举人。可以叫做“沐皇恩”，“延世泽”，一场小悲而大喜的“团圆”、“美满”的人间福境，宦族荣光。

此外还写了许多“花妖”“神怪”的迷信情节。鸳鸯的血案，变成了殉主的忠臣孝子。湘云还是嫁了一个大乡绅财主之子，而不久大亡……如此草草“交待”了原著的重要收场女主角。

最后，续书人伪装作者“出面”宣教警世，“情”这个字是犯不得的，犯情孽者必无好下场——林黛玉是一良例。而宝玉的“浪子回头”终成“正果”（他中举人之后随“二仙”走了，已登仙籍！）

这就是四十回续书的“精义”所在。它是整个与原著“对台”的和“复辟”的反宣言。人物的性情、语言口吻、精神意态、举止行为也都与前面的情形境界完全变了。

……他从根本上反对曹雪芹原著的总精神。一般读者极易发生错觉误识，以为他写黛玉之死是同情她而为之感动，其实他正是利用她来骗取读者的眼泪，并且宣告这种下场是她咎由自取：犯了“情”的罪过！

这是清代官僚正统士大夫与伟大文学巨星两种思想观念与精神境界的对立与抗争。现代青年读者，务宜明了此一要义。

冯其庸《曹雪芹与〈红楼梦〉》：

……曹雪芹在他的时代，是一个具有先进思想的激进的初期的民主主义思想家。……他的这部不朽巨著，实际上是一把锋利无比的解剖刀，他把封建社会、封建大家庭、封建政治、封建宫廷生活、官场习气，无情的进行淋漓尽致地揭露。……可是后四十回的作者，用一系列的沐皇恩、延世泽之类的描写，把前面这种不可调和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冲突完全抹杀了，正是由于后四十回的作者的思想立场与曹雪芹的不是一回事，因此，这四十回的文字从思想脉络上，也就无法一气贯注了。

引言

欲评其书，先识其人。

高鹗(1758—1815)，字云生，号兰墅，别号红楼外史。辽东铁岭人，隶内务府镶黄旗汉军。初居京郊，早年为衣食计，授徒五载。后又曾远去他乡，依人作幕。乾隆五十一年(1788)顺天乡试举人。后屡试不第，“闲且惫”。于是应程伟元之请补作《红楼梦》后四十回。乾隆五十六年春，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活字排版印行。次年又重加修订再版，世称程甲本。乾隆六十年中进士，着以内阁中书用。嘉庆元年补授汉军中书。嘉庆六年九月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十月任顺天乡试武场同考官。嘉庆十八年三月后，升任刑科给事中，出任“督察院江南道监察御史”。多年来对高鹗政评：“操守谨，政事勤，才具长，年力壮。”考语：“勤职。”嘉庆十八年十一月因失察林清案降三级调回，后卒。高鹗主要著作有《高兰墅集》、《兰墅诗钞》、《月小山房遗稿》、《吏治辑要》等。^①

又据吴世昌先生考证，高鹗生平最得意的是补作《红楼梦》后四十回，制艺(八股文)两项。后四十回虽然成于老去风情的“昔年”，但在以后重订、再版所花的时间亦有七八年至十来年。故高氏续作也像曹雪芹一样时时增删，历有年所。

从以上的资料大致可知，高鹗一生追求功名，为官忠于朝廷，勤于职守。实乃大清帝国之忠贤良才。他自从获“内阁中用”后，历任文武乡试，刑科等职，最后出任“督察院江南道监察御史”的高官，堪见仕途颇为倡达。且有《兰墅诗钞》、《吏治辑要》等多种著述传世，不失为通政善文之全才。他以举人进士的功名，吏治刑科的官阶为背景，领衔续写《石头记》，与曹雪芹比肩并称，伪撰百年，传谬至今。

《红楼梦》后四十回之所以能将众多的续“红”佳作一一拒之门外，独树高氏己帜，原因在于《石头记》是一部政治小说，必须要有相当的政治资质、文备武略的高手与之抗衡，方可了得。高鹗“则应劫而生”。他能领悟朝廷旨意，应和时世，“德教行政”。他的续“红”政绩完全附合朝廷对他“操守谨、政事勤、才具长”的褒美政评。

且看高鹗续“红”，开卷第八十一回就迫不及待地要宝玉读书考举。另一方

^①《红楼人物画传》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静轩著。

面又把马道婆的邪恶罪行以吏治的手腕转嫁到“许多官员家大户太太姑娘们”的身上。而这二者皆以“占旺相”为总纲，一贯到底，统领续书。这样的文脉笔意正好用上了高鹗的制艺八股、刑科吏治的全部看家本领。续书大有文如其人之概。

纵观《红楼梦》后四十回，渗入了种种主观强加的“残忍乖邪之气”、“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曹雪芹的《石头记》一诞生就惨遭高鹗的阉割、篡改和蹂躏，令人愤慨扼腕，痛切不已。虽屡见专家学者洞察其奸，呼号质疑，仍不能引起广大读者的惊觉。故我决意对高氏续书循章探微，引据发凡，揭示曹雪芹、高鹗在《红楼梦》中正邪搏杀势态，破解红楼梦魇之谜，力挽高鹗续“红”二百年来给读者造成的愚弄和迷惑。

“大凶大恶”，“扰乱天下”者高鹗之续书也。真言不美，药石苦口，讼笔无情，读者明鉴。

目 录

名人箴言·····	001
引 言·····	003

第一部分 循章探微

一、钓翁之意不在鱼	
析：第八十一回“古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002
二、梦魇攻心治宝黛	
析：第八十二回“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003
三、钗、黛互咏析玄机	
析：第八十七回“感深秋抚琴悲往事”·····	005
四、恶设疑阵诬黛玉	
析：第九十一回“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007
五、红楼群妖咒海棠	
析：第九十四回“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009
六、灵玉合一写疯颠	
析：第九十四回“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第九十五回“以假混真宝玉疯颠”·····	011
七、疯癫傀儡无人权	
析：第九十六回“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012
八、痴情枉断论焚稿	
析：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014

九、驱情痴宝塔镇孤女

析：第一百二回“宁国府骨肉病灾祸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019

十、真情碾滥鎗宝钗

析：第一百九回“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020

十一、重塑鸳鸯归节烈

析：第一百十一回“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021

十二、拼凑福地霸强权

析：第一百十六回“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024

十三、兰桂齐芳朝天阙

析：第一百十九回“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031

十四、成正果玉弄三彩

析：第一百二十回“甄士隐详说太虚情”（一） 033

十五、详解王朝禁情令

析：第一百二十回“甄士隐详说太虚情”（二） 034

第二部分 讼笔点评

一、侯门“贵妃”论宝钗 038

二、悲洁一体论黛玉 042

三、论秦可卿之死 050

四、论宝玉的反仕途经济 060

五、颠倒黑白观敌我 072

六、博大狞厉的罗网 074

七、百年悲剧铭讼辞 079

《品红三味》后记 081



Ⅱ 第一部分 Ⅱ



循章探微



一、钓翁之意不在鱼

析：第八十一回“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曹雪芹的《红楼梦》开笔非常严谨，又显得极其丰厚。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都还仅仅是在为小说的开场作铺垫。直到第五回“贾宝玉初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才将全书的宗旨、对重要人物命运的预示等等，诗文并茂地作了全面交代。可见其视野之广阔，开卷之隆重。

后四十回是续书，当然不能有详尽繁复的开场白。但是，为了表示异于原书的特质，自成一统的章法，在它的第一回中，也包藏着一个颇为可观的开卷式。

从衔接处看，曹雪芹写到八十回末，其时大观园里悲悲泣泣。香菱、迎春的眼泪还没有哭干，全书的故事情节正走向悲剧的深渊。高鹗续写第八十一回却要钓鱼占旺相了。

“占旺相”三字是高鹗开门见山对曹雪芹挂的宣战牌。意思是你曹雪芹越是要写大观园之悲、贾府之败，我高某就越是要力挽狂澜于既倒，写大观园之“旺”，贾府之复兴。一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衰败之体，原著详述其瓦解，续者欲书其重振，这显然是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撑足阵势，文章特地噜苏了足足半回书的文字。李绮、李纹、探春、岫烟，加之宝玉五人，钓了“杨鱼儿”、“鲫鱼儿”大小两条鱼，美其名曰“占旺相”，真是可怜煞人！

为实现“占旺相”这一总纲目，高鹗提出了两大重要的举措。其一是上了题目的“奉严词两番入家塾”。内容是宝玉被迫放弃对仕途经济的抵触，遵照父亲贾政之命，为考科举，决定第二次进家塾读书。

事实上，宝玉“奉严词”读书，不仅仅写在这开卷第八十一回里，而且还统领着以下的第八十二回“老学究讲义警顽心”、第八十四回“试文字宝玉始提亲”、第八十八回“博庭欢宝玉赞孤儿”、第九十二回“评女传巧姐慕贤良”、第一百十八回“警迷语妻妾谏痴人”，以及第一百十九回“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等等回目。以上诸篇断断续续，延绵一线，安插在续书中，形成了一条时明时暗的脉络。讲的是宝玉读科举书、做八股文、宣讲烈女贞节、赞扬程朱理学，最后居然中了第七名举人。至此，算是名登高榜，荣宗耀祖，占尽了旺相。可见，钓翁之意不在鱼。高鹗将贾府的兴旺、发达首先寄托在被迫入塾的宝玉身上。

“占旺相”的第二大举措是对妖魔邪道的处置。四美钓鱼刚结束，宝玉立即被传唤到贾母、王夫人跟前。聆听那昔日用魔法戕害宝玉的马道婆案发的消息。马道婆是宝玉的干妈。如今已被锦衣府拿住，送入刑部监狱欲问死罪。又从马道婆带出赵姨娘。文章似乎是为收结妒妇赵姨娘作一伏笔。但实际上重点是指马道婆藏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不穿衣服，光着身子的两个魔王，由此还有“问出许多官员家大户太太、姑娘们的隐情来”等等足以引申旁枝的罪命。

高鹗这里采用了明言和暗喻两种手法：宝玉的读书是明写，马道婆问罪处死是暗喻。很明显，《红楼梦》中的“官员家大户太太、姑娘们”无非是指荣宁贾府、大观园中的女人们。她们尚苟活在小说中等待高鹗的发落。那么谁能如象牙雕人那样淫褻不堪，又如马道婆般的恶贯满盈，值得高鹗在开卷的纲要中略备一格、预作缉捕打击之警示呢？小说中没有说明，我们也无须索隐。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读完这《红楼梦后四十回释要》，我相信，高鹗会不言而喻地告诉读者，这个淫褻的邪魔究竟指的是谁。

综上所述，高鹗的续书，开卷之初，明确续书的目的是“占旺相”。宝玉奉严词读八股文与镇压马道婆式的邪魔，是“占旺相”两个紧密联系、缺一不可的措施。续书以此为全书的基本纲领，将对曹雪芹的《石头记》“驱邪扶正”，重振纲纪，那么吾将焚香并息，析奇辞，解奥义，聆听高鹗的佳政鸣琴了。

二、梦魇攻心治宝黛

析：第八十二回“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按照上一回“占旺相”的既定方针，本回书中让宝玉在塾中“早起理书、饭后写字、晌午讲书念文章”，在读书中洗脑，促使其心理上、思想上渐起变化。黛玉呢？给她安插一个恶梦，迫使她在理智无法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自尊自信、堕入极端的痛苦和自卑中。所谓“警顽心”、“惊恶梦”，高鹗在本章回中，对宝黛两人都运用了攻心战术，意在击溃对方的心理防线。

续书直指宝玉是一颗“顽心”。宝玉在塾中先听师长代儒讲学，然后按代儒出的题目反省作文，从而引发对“顽心”的自责和悔悟。其中最恶毒的是要宝玉解释论语中“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一句的意思，逼使宝玉讨论天理人欲，当场作自我检讨性质的讲义。高鹗通过这样旁敲侧击的手法，曲折地比喻宝玉是一个既好色又缺德的少年，对前八十回宝玉的人格、形象进行歪曲和污蔑。书中说宝玉“觉得这一章却有些刺心”，这也就是“老学究讲义警顽心”的题义了。文章紧接着在“后生不可畏”啊！“有闻不足畏”啊！等等言辞的“规劝”下，索性

当面指责宝玉“做一个人怎么不望长进呢？”宝玉居然成了慵懒落后、亟待挽救的问题少年。代儒以师长的尊严，给宝玉作了一个劣等的品德鉴定，然后限宝玉一个月内“把念过的旧书全要清理，再念一个月文章……”。宝玉昔日的聪慧睿智全然不见了踪影。正如贾母在本回开头时对宝玉说的一句话：“好了，如今野马上了笼头了。”宝玉的心情、思想从此因受到科举读书的束缚而有重大的改变。

高鹗很明白，黛玉的软肋是“木石之盟”，打击黛玉最有效的办法是捅她的恋爱问题。黛玉的这个恶梦做得很复杂。首当其冲的是贾雨村为她作媒。书中写道：“因托了贾雨村作媒，将你许了你继母的什么亲戚，还说是续弦。”

文章中还移用了前八十回中宝钗对黛玉显露心机的话意，改由贾母来转达：“续弦也好，倒多一副妆奁。”

这番言语是要向读者表示，前八十回中的黛玉，写得如此高贵未免荒唐。按她父母双亡、落难贾府的身份，给一副妆奁去做人续弦才是她名副其实的归宿。针对雨村的续弦之媒，黛玉奋力发愿道：“我在这里情愿自己做奴婢过活，自做自吃也是愿意的，只求老太太作主。”

黛玉这一发愿，看似梦呓，却已被高鹗存档在案。此后将有意想不到的荒诞奇文。眼前从对金玉缘的对抗，转变成屈居奴婢的心理状态，这只是高鹗为贬低黛玉所写的第一笔。

在逼迫黛玉做人续弦之后，这个恶梦有一段宝黛相会的描写：“黛玉恍惚又象果曾许过宝玉的，心内忽又转悲作喜。问宝玉道：‘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指做续弦）’宝玉道：‘我说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话，你就瞧瞧我的心。’说着，就拿着一把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划，只见鲜血直流。黛玉吓得魂飞魄散，忙用手握着宝玉的心窝，哭道：‘你怎么做出这个事来，你先来杀了我罢！’宝玉道：‘不怕，我拿我的心给你瞧。’还把手在划开的地方儿乱抓。黛玉又颤又哭，又怕人撞破，抱住宝玉痛哭。宝玉道：‘不好了，我的心没有了，活不得了。’说着，眼睛往上一翻，咕咚就倒了。黛玉拼命放声大哭。”

高鹗笔下宝、黛心心相印的梦中相会就是这样一个剖心沥血的场面。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与当年宝、黛俩在桃花树下共读西厢、互诉衷肠相比，我真怀疑这一章是否就是《红楼梦》？可是最后认定，这正是续书要改写的宝黛关系。黛玉的这一段恶梦表明，所谓宝、黛恋爱是纲常礼教所不能容忍的。这样的缱绻缠绵必定有血光之灾，并且也是向读者暗示，高鹗很快就要动刀子、下毒手了。

为了强调黛玉这个梦的真实性和重要作用，高鹗还搞了宝、黛异梦同感的鬼戏。延至第八十三回，说宝玉当夜也做了个剖心之梦。袭人道：“昨日晚上睡觉还是好好儿的，谁知半夜里一叠连声的嚷起心疼来，嘴里胡说白道：只说好象刀子割了去的似的，直闹到打亮梆子以后才好些了，你说，唬人不唬人？”

请看，为了使读者确信无疑，高鹗让袭人为这个同感异梦做见证人。袭人在不知道黛玉做恶梦的情况下将宝玉梦中剖胸掏心的感觉述说得与黛玉恶梦的内容完全相附。高鹗之所以要精心炮制这样一个同感异梦，并不是为了增加故事

的艺术性，目的是要将雪芹写的宝黛自由恋爱改写成一个恶性的模式，定格为非法、非礼的男女交往。

这个恶梦继续延伸到第九十七回，凤姐欲施调包计，用林妹妹作诱饵来试探宝玉。其时宝玉已失玉变疯，神智昏聩地说：“我有一个心，前儿已交给林妹妹了。他要过来，横竖给我带来，还放在我肚子里头。”

临到结婚之时，高鹗笔下的宝玉，言及宝黛恋情，仍旧遵照第八十二回的说法，把心交出来，放进去的。可见宝玉和黛玉的这个同感异梦已经超出了梦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是高鹗对雪芹写的宝黛恋爱的强行干预和肆意歪曲。

按黛玉之梦推断：黛玉若拒做续弦，则沦为奴婢。又由宝黛的异梦同感论之：黛玉若不做续弦，“死活打定主意”和宝玉好，就有挖心之祸。可见在高鹗笔下，黛玉活着只有一条路可走，即是甘为奴婢。“情愿自己做奴婢过活”。

读者应该记得，黛玉刚进贾府时，诉说三岁时癞头和尚给黛玉的忠告：“不要见哭声，不要见外戚，或者干脆出家。”癞头和尚的一番疯话是为黛玉算命的。续书写的潇湘惊恶梦，显然也是在为寄居外姓亲戚的黛玉安排命运。

癞头和尚是静观事态的局外人，高鹗强加给宝黛种种梦魇，成了故事情节的直接操纵者。同样是写悲剧，曹雪芹以第三者的身份客观地展示现实社会，高鹗本人却以梦魇为工具主动介入故事。梦魇代表了高鹗的主观意图，使故事充塞“残忍乖邪之气”，从而将《石头记》悲剧的诠释引向反人情的深渊。

从高鹗和癞头和尚的对比中可以明显地觉察到，高鹗在梦魇中为黛玉确定的奴婢命运成了癞头和尚疯话的最佳佐证。高鹗自以为得计，他无耻地利用曹雪芹所要批判的社会恶浊在其续书中堂而皇之玩弄梦魇恶局，企图以邪克正，混淆视听，迷惑大众。雪芹虽亡而遗作绳妖，高鹗续“红”之邪难逃雪芹巨椽正义的批判。读者可以从曹雪芹、高鹗的正邪搏杀中体味出历史辩证法的深刻性和彻底性。

三、钗、黛互咏析玄机

析：第八十七回“感深秋抚琴悲往事”

本章回的缘起是宝钗写一封书信给黛玉。信中对薛家的败落、薛蟠招惹的“惨祸飞灾”，夏金桂的“猊声狴语”感怀触绪，无以解忧，于是以悲秋为题，赋诗四首，欲与黛玉作感情交流。

宝钗的四首古体诗，在感叹酸风霜叶之余，暗藏的玄机集中在第三首诗中。其诗写道：“惟鲋有潭兮，惟鹤有梁，鳞甲潜伏兮，羽毛何长！搔首问兮茫茫。高天厚地兮，谁知余之永伤。”

鲊，祭祀时用的鱼。诗中的“潜伏”者“鳞甲”释成夏金桂之流是讲不通的。她们是信函中所指“獠声狺语，旦暮无休”的明路人，并非潜伏者。鳞甲指的应该仍是“鲊”。诗以宝钗家中再涉命案、恶嫂横行为背景，但传达给读者的则是另一番意象：

宝钗在诗中以堰梁之鹤自居，对手是潭中即将走上祭坛的牺牲者“鲊”。“鳞甲潜伏兮，羽毛何长！”她正为吃不到鲊鱼伤透脑筋，故而“搔首问兮茫茫。高天厚地兮，谁知余之永伤”。

这首诗把它做成动漫片倒是很有趣的，但是让宝钗以金兰之友的身份赠送给林妹妹，实在使人毛骨悚然。这是宝钗在后四十回中唯一的一次向黛玉险露真情。鲊、鹤形象是续书中黛玉、宝钗不同地位的象征。鲊、鹤之诗应该就同是宝钗出闺成大礼时的内心独白。

黛玉得宝钗的诗信之后，写了骚体诗四首并翻入琴谱，以之相和。第一首思乡，第二首感秋，第三首始见高鹗埋伏兵甲。其诗曰：“予之遭兮不自由，予之遇兮多烦忧。之子与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俾无尤。”

“自由”一词在《红楼梦》中仅见此一处。看来百年前的高鹗已懂得自由为何意。宝钗以“贵妃”的手腕在贾府上下游刃有余，谈不上“不自由”。在随后的章节里，只有宝玉失玉变疯，被剥夺了自由。所以，诗中不自由的“子”应该是指的宝玉。

“之子与我兮心焉相投”一句中的“焉”字并非没有语义的语气助词，而是疑问副词，解作“焉相投？”

“思古人兮俾无尤”：俾，使得。尤：过失。古人，可释作友人或古之楷模。此地的“古人”绝非宝玉，指的应该是收受琴诗的主人宝钗，是对宝钗的尊称。全诗应释成：

你（宝玉）的遭遇不自由，我的境遇多烦忧。你和我心焉能相投？还是思念好朋友（宝钗）使我无过失。

诗中有意模糊宝、黛、钗三项判断主词的概念，特别是将宝钗写成了“古人”。现在理清了人称的归属就可以解释了。诗的真实意思是要让黛玉远离异性的宝玉，亲近同性的宝钗，高鹗这味“抑其淫荡”的鴆药，竟由黛玉做成了诗，翻入琴谱，与宝钗感伤家运的诗信交汇“共鸣”。宝黛恋爱之“淫荡”与薛家腐败、薛蟠招祸是同样值得感伤哀叹。这就是“抚琴感深秋”的曲折含意。

再看黛玉的第四首琴诗：“人生新世兮如轻尘。天上人间兮感夙因。感夙因兮不可谖，素心如何天上月。”

“天上人间兮感夙因”：夙因，旧缘。黛玉与宝钗素无旧缘，黛玉自己堪称得“天上人间”的旧缘有两处。其一是绛珠仙草还泪神瑛侍者的神话。其二是黛玉的心声，力作《葬花吟》。特别是《葬花吟》的高潮部分“愿奴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构成了“天上人间兮感夙因”的杰作。

必须要指出的是“感夙因”站在曹雪芹的立场上，完全应该理解为“追求理想”。因为绛珠仙草还泪神瑛侍者的愿望，《葬花吟》之“愿为双飞翼”的想象，

都是属于崇高的理想。所以这句话应释成“天上人间追求理想”。

“感风因兮不可懈”：懈，释作忧、疲。今从蔡义江先生所释，通解为“断绝”之意。则全句可释成“追求理想不可断绝”。

“素心如何天上月”：何，有二义，其一作“如何”解，素心如何能与月相比？其二，何，释作荷。“素心如荷天上月”，素心与月同辉之意是也。

这首琴诗的全文应释成：

人生此世如轻尘，天上人间追求理想，追求理想不可断绝，纯洁的心如荷
 檐天上的月光。

通过这一番咬文嚼字的解析，黛玉崇高的形象依稀可见。诗意很明显是在揣摩《葬花吟》中黛玉上天入地、追求理想的高潮部分。面对黛玉高洁的形象，高鹗既惊恐又仇恨。他一方面利用“素心如何天上月”中“何”字的异义，造成了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不同的句意，竭力将琴诗写得模棱两可，不堪卒读，贬损黛玉形象。另一方面，又借助妙玉与宝玉品琴的对话来评诂黛玉。书中写道：

妙玉听了，呀然失色道：如何忽作变徵之声，音韵可裂金石矣。只是太过。

宝玉道：太过便怎么？妙玉道：恐不能持久。

“忽作变徵之声，音韵可裂金石矣”，这两句话用来品赏《葬花吟》的瑰伟奇魄，可谓评得其纲。与其说是“妙玉听了，呀然失色”，还不如说是高鹗写了，呀然失色。高鹗借品琴的方式来品诗、评人。嫌黛玉音太高，诗太过，言其不能持久。最后，“听得君弦断的一声断了”。写得神乎其是，简直是在为黛玉的悲剧预作《裂石断弦》之曲。我们也由此看到了一个色厉内荏、对天吼日的高鹗。

就在钗黛互咏、“抚琴感秋”内容的中间，高鹗假借黛玉秋寒更衣，目睹旧藏的题诗手帕和剪破的香囊、扇袋，随手推出了后四十回悲剧的总纲——“失意人逢失意事，新啼痕间旧啼痕”。这才是高鹗写第八十七回的真实意图（参看论“黛玉焚稿”）。所谓“感深秋”，所谓“悲往事”，宝钗饕餮心切的赠诗，黛玉“抑其淫荡”的琴诗都只是旁敲侧击，烘云托月而已。文章的终极目标是通过一系列的钗、黛吟韵的较量，铺垫即将到来的宝玉失玉变疯和黛玉焚稿。因此，“感深秋”抚琴悲往事是后四十回宝黛悲剧序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恶设疑阵诬黛玉

析：第九十一回“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高鹗在续书中曾设下一条险恶的命题：“淫等于情”。在第一百十一回“鸳鸯殉主”、第一百二十回“甄士隐详说太虚情”中都有直言不讳的表白。本回可算是

“淫情等同说”的典型实例。他把夏金桂、宝蟾设计勾引薛蝌，与宝玉、黛玉的参禅言情编排在同一回书中，有意将宝黛爱情与荡妇淫婢放在一起考量。全篇的关键全在于黛玉对宝玉的一段问话，亦即所谓“参禅”：

黛玉道：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么样？

黛玉这段话中向宝玉提了五个问题。初看似乎问得面面俱到，再看都是患得患失的一个意思。“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不好又怎么样？”不就够了吗？何必如此噜苏呢？然而，问题远没有如此简单。

因为是续书，我们就有理由问，这一段话是否符合黛玉的性格和故事。这就要考察一下前八十回的黛玉。前八十回中，黛玉对于宝黛的自由恋爱不仅纯洁真诚，而且具有极强烈的反抗个性。她一眼就看穿了宝钗这把假金锁是危及自身的致命要害。所以尽管悲哀、惊恐，但始终没有屈服。高鹗写的黛玉，在这段慎重其事的“参禅”中却放弃了一贯坚持反抗金玉缘的立场，转而关心起宝玉与宝钗的金玉良缘“好与不好”，使得“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纷争自行解体。这和黛玉的性格及所追求的人生目标相符合吗？所以，这段话绝不是黛玉说得出口的！

再说这五个疑问，高鹗自以为穷举一切，将宝玉和宝钗的感情预测了各种可能性。但唯一缺少的是共同的思想基础，好逮的标准。只是随意的“好”与“不好”，反复强调感情的不确定性。这五个疑问若套用在淫荡之妇的口中也完全讲得通。

上半回的“纵淫心宝蟾工设计”，夏金桂最终没有将薛蝌骗到手。她和宝蟾在行骗的过程中，反复讨论勾引薛蝌的计划和淫瘾。其实也是一种布疑阵和妄“参禅”。高鹗将如此不堪的淫褻故事，在框架结构上有意写得与下半回的黛玉“布疑阵”和宝玉“妄谈禅”颇成类比，以期读者将二者画上等号。故而待到上半回“纵淫心宝蟾工设计”结束，高鹗的淫褻恶札，已经悄悄地蒙披到黛玉的身上。读者若不信，可以把宝玉、黛玉、宝钗三者改换成薛蝌、宝蟾、夏金桂，仍旧套用黛玉这段参禅布疑阵作一演示：

宝蟾道：薛蝌和你好，你怎么样？薛蝌不和你好，你怎么样？薛蝌前儿和你好，如今儿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么样？

这样的换位套用在荡妇夏金桂身上合适吗？完全合适，非常合适。宝蟾何许人也，宝蟾是小说里的婢中魔鬼，她纵淫、争妒、诱奸，胜似恶娼淫妇，黛玉在高鹗的笔下，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蜕变成宝蟾一样的淫婢。那么，推而广之，宝黛之间圣洁的爱情亦被污蔑成见不得人的淫欲了。

此时的宝玉在高鹗笔下貌似谈禅，其实也在顺势周旋，玩弄感情。他听了黛玉这五个“好”与“不好”的疑问之后，忽然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